



制图 张菁

本报记者 周倩

这个星期已经进入2016年最后一个月，前一阵子还在热切盼望下一场初雪的北京城，这几天开始到处洋溢过节的气氛。今早上出门的时候竟然看到街边悄然支起了元宵售卖的棚子，不禁暗自感叹：商家想要抢占商机不易，人们想要过节心情迫切。

北京下初雪的那一夜，气象台因为预报“暴雪”不准曾发微博向公众道歉，“原约定于今天来的暴雪，因半路气温过于热情，把“白茫茫”变成了“湿漉漉”……郑重劝告美女们最近几天不要穿裙子，容易被撩，雪是好雪，但风不正经！”官方微博变段子手，这条并不常见的微博倒是把人们从雾霾的围困中暂时解脱出来，哈哈一乐，心里的霾也消散了——

原来气象台也猜不透“老天爷”啊。比起那些严肃的官方新闻来，我倒是觉得这条微博很接地气，预报只是一种手段，然而再精尖的技术也会有盲区，比起用冰冷的机器预测人心，不如用人心温暖人心，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愉悦轻快的段子化解人们心中疑惑的同时，也体现了语言的魅力。

关于下雪的日子，上个礼拜看了一个很暖心的新闻：老爸雪地修电路，5岁儿子一旁捧方便面睡着了。各大媒体纷纷转发这组照片，照片中睡态可掬的小男孩陪爸爸出工安装智能电表，从早晨一直忙到中午，他又冷又饿抱着一盒方便面坐在蓝色的小板凳上睡着了。有人看了之后，表示很心疼这个男孩。有人觉得这位爸爸工作十分辛苦。还有人想起自己小时候也经常跟着爸妈去上班……看到干完活的爸爸心疼地抱起熟睡中的孩子，有人回复：“小孩子超级萌，像《放牛班的春天》里的佩皮诺。”

我关注这组照片，倒不是觉得小男孩可怜，因为陪爸爸上班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最重

要的是，他有爸爸在身边。想起去年的时候，《工人日报》家园版策划的一组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采访中，那些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上个月感恩节那天，女儿从幼儿园回到家，凑到我耳朵边上说：“您陪我长大，我陪您一直到老。”她话音未落，我的眼眶已经湿润。陪伴，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

这一年来，我所接触的打工诗人们，因为他们常年漂泊在外，工作地点也一再变动，每次与他们联系，都会费一番周折，有时候在网上发一条征稿消息，要等三五天才有回话，每次回话，他们都抱着认真诚恳的态度，看他们写留守在家的父母、孩子，笔尖划过的是心底满满的痛，“扛着赡养老人、抚育孩子、风湿性疼痛这些杂事，他们用接近爬的动作，养着一株清瘦的炊烟/……听说，城市楼高/……再读一遍车票上的地址，隐隐有些恐惧”（方刚《外出打工的人》）

回想起今年年初参加一个关于诗歌的研讨会时，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发言：“民政部宣布1.15亿留守儿童和妇女，150万城市流浪儿童，自生自死就在大城市，我们还天天哀怨，诗人能不能回到这些，看到这些，我

们写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这是新的时代美学，关注到弱势、关注到自然。”诚如黄怒波所言，我们的文学作者、诗人，应该用文学特有的方式来为这个时代发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曾说：“文学传统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继承，而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用文学的方式去写作，把眼光关注到整个社会。或许文学作品因为加入了社会学的思想而会变得更富灵性。

说起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得不说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歌手出身的他，因为诗歌而获诺奖，有人说他永远是个“非主流”的人，他对主流文化永远警惕，特立独行。正是因为这份洒脱和追随自己的内心，他的作品插上了自由的翅膀，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其实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特立独行也好，紧跟社会潮流也罢，归根结底都必须是有思想性的学问。在这一年的文学光明里，似乎没有2015年那般喧闹，没有余秀华的争议，少了茅盾文学奖的热闹，然而新的作品还是在层出不穷地出现，尤其是微信公众号越来越普及，不仅有普通文学爱好者贴帖子上去寻求志同道合者，各大官方媒体也纷纷用网络熟悉的语言风格表达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就像伟大的哲学思想一样，经得住千锤百炼的作品，早晚会发光。

年底，刘震云的两部小说分别被改编成

电影上映，出于对刘震云作品的喜欢，两部电影我都去看了。回到家，又在脑海中仔细回味起刘震云的文字，那种小人物的内心纠结、社会的人生百态，从平常说的话里渗透出来，让你琢磨，又觉得熟悉。看了几篇网上各家对影片的评判，我无感。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各自揣摩各自的重点，就好了，何必为了作品中人设的细节去争个你高我低呢。

2016年就快过去了，每个人的年终总结也要开始在心底盘算。回想起这一年，虽碎难免，成长不少。又多见识了一些社会上的人，有匆匆过客也有结识的新朋友。渐渐褪去了些年轻人的冲动，慢慢学会了看淡别人的事情，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孩子又长大了一岁，老人还身体健康，平日的辛苦与委屈，在见到家人的那一瞬间，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有孩子甜甜的一个吻和爱人可以随时依靠的肩膀。

这篇文章还没想好结尾，微信突然响了，点开一看，是一个三年多未见面的朋友发来的，着急问我要地址，说买了好大米，要寄给我尝尝，我一阵惊喜一阵感动。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为堵车晚到家而焦虑，为每周版面上没有像样的稿子而焦虑，为孩子上哪个补习班而烦恼，为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和自己较劲……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部未完待续的文学作品，记载着个人的酸甜苦辣。然而，不经意间回头看看，原来在远处，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在关心着你，想到这里，心觉得无比温暖。

我御风而归，今夜，

七月

今夜，我御风而归
只为那梦中一垄垄油菜花
和那一树树娇柔的桃蕊
如我暮色中的初恋
只等远天浅金色的夕阳
投影在地淡粉的额头
和她的乌黑发辫上

今夜，我御风而归
只为那一扇星空
——那微笑着庇护着我的
久违了的金东的星空
每一处轻柔的风籁
都在我耳畔细语：
回来吧，这里有安宁
有你不败的青春

今夜，我御风而归
只为妈妈的思念
在冬季化作泪光闪烁的笑容
那拴在胸口的丝线
一头拉扯她一头拉扯我的乡愁
妈妈的味道
阻隔着异乡的处处尘埃

今夜，我御风而归
我本不是那坏游走的乡土
生长在家乡的每隅山水间
每株桃梨下
每垄田埂上
……



李 晓

每年冬天，诗人二毛就要从北京回到重庆酉阳县的乡下。在一部片子里，我看见二毛穿过风雪漫天的山寨，他是去老乡家里收集最地道的土腊肉，回到北京，耿直仗义的二毛，要为朋友们做上一顿丰盛的乡村腊肉宴。

我没有二毛那样的闲情，但每到入冬，我就看见山里的雪花那个飘了。飘来的，还有乡下三嫂子家的鼎罐腊肉，那袅袅香气熏到了我。

是这样一幅场景：柴灶里的火苗呼呼呼

向上蹿动，舔舐着一个黑色大鼎罐，鼎罐里咕

嘟咕嘟响着，香透了乡村里雪花漫漫的夜晚。

鼎罐里，炖着老腊肉，是山里饲养的土猪

肉，那土猪也是散养着，和牛一起在漫山遍野

里走动，埋头吃草。待土猪宰杀后，三嫂子系

着碎花布围腰，在厨房里麻利闪动，三嫂子有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睛。三嫂子将宰杀的鲜土猪肉加盐、白酒、五香八角、辣椒等调料进行腌制，捂在一个大木盆里，等浸泡入味后，把肉提出来挂在屋檐房梁下风干，浸透了雨雪风霜天光的腊肉，黄亮亮的一片，望上一眼，唾液就在舌头上打着转儿。一些农家，柴火灶上还备有挂架，将腌制好的肉挂在灶口挂架上，利用灶内袅袅青烟上升去熏制，有的乡民还往灶中加入柏丫、橘皮、柚子壳等物，以此熏成带有特殊香味口感的老腊肉。

这样的老腊肉，让我在城里常思念，有时

新型篱笆墙

丁贤玉

常常路过表婶家屋后，那是一条大路，路坎子下边就是表婶的菜园地。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时，这块地叫做桃园，只是从没见过有桃树，大概那是很古的事了吧，倒是队里年年在那插山芋，也种过棉花。地坎子上，沿路夹了长长的密密匝匝的篱笆，很像一道墙。那时，表婶家住的也不是现在的楼房，是土坯房，表叔便在屋后路边起一条长堤似的土埂，做他家的风水，土埂上栽一些柏芝和水竹，长得茂盛，也成为一道墙。两墙之间一条路，弯弯的，成一个弄子；那弄子好深邃，有寻幽、觅险的意象。

变化的还有篱笆。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蹲在地里的表婶，一根老树桩似的，正埋头侍弄她的菜。说起来，表婶比我母亲还要大几岁，但她身体硬朗，生活足以自理。但表婶也有她的隐忧，菜地要防鸡和猪，没个篱笆怎么行呢。是的，表叔过世早，表弟和弟媳长年在外面做生活，很少照顾到家里，何况篱笆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弄好的。没办法，表弟便买来渔网，在菜地四周钉上几根粗木棍，把渔网绑上去，一道快捷简易的篱笆就成了。

不仅是表婶家，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的，青壮年都外出做工了，留守的全是些老人和孩子，篱笆自然是夹不动了的。以前，长长的篱笆连接起来，把这一片地严严实实围在当中。

有一天，我到菜园里去看看，菜地还是那一片菜地，只是，昔日那蜿蜒如长城的篱笆墙却不见了，只剩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影子，看了，不免让人心生凄惶。再一打量，我又不由得哑然失笑，那一大片菜地，都和表婶家的一样，各自围着渔网，权充篱笆，唯有我家的几块地无遮无拦，敞开着，鸡们便欢天喜地如逛菜市一般，难怪母亲感叹，说她种点菜，全都喂鸡了。站那想一想，要说夹篱笆吧，我可能真的干不了那活。首先要打木桩，木桩要粗，楔入土里，要深，要牢，要经得起风吹雨打，其次是依着木桩用竹片或长木条里外下横架，中间密集地夹着柴禾，再绑扎成一体；绑扎一般用的是从山上精选来的细长的荆条，沿木桩穿过篱笆墙，从另一边绕过木桩再穿回来，临了，将荆条的一端揉熟，软化，打一个结，插进篱笆里压实。看来，我也要买些渔网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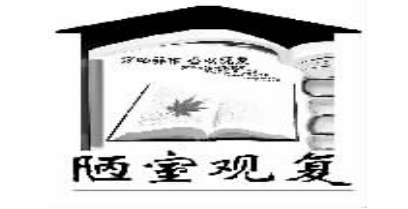
从前，常见一些劳力趁出工之前，抽个空，划着腰盆到湖里去，放几节渔网。渔网一端有浮子，白色的，漂在水面，便于收网时找寻；另一端是铅钎吧，向下坠着，使渔网在水里立起一道透明无形的墙。不用看守，人自上岸出工，自有那倒霉的鱼儿因贪睡闯进网眼里，腮帮子被挂住，做了餐桌上一道美味。就是这样，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了，没空夹篱笆了，也少有人下到湖里张网了；于是，篱笆消失了，渔网便添了新的功用。其实，在我们村里，还有别的一些地方，消失的不仅仅是篱笆；只是，有些东西消失了，却别无可替。

我和老雷赶到刘老三家时，老三正把收割后的高粱硬码成垛。热情的三嫂子拍打着衣衫，笑咪咪地说，昨晚，柴火灶里火苗呵呵呵笑，我就知道，有客人要来啦。

黄昏，雪还在空中滚动，天色黯淡，刘老大施上木栅栏，几个人就围在炭火暖暖的鼎罐边，先喝一碗山药猪肉汤，那个鲜啊，老雷咂吧着舌头，摇晃着头说了一句，哎哟，妈妈。我知道，老雷是被这山里美食陶醉。

一顿餐餐后，我和老雷舒服地躺在藤椅上。老雷突然说，三嫂子，我给你画一幅画吧。三嫂子就随意坐着，很快，体态颀颀面容窈窕的三嫂子，便栩栩如生在老雷的画中。

今年冬天，我还要去山里老三家，吃三嫂子炖的鼎罐腊肉。我听说，他家的鼎罐，有40多年了，成为古董还早。如果是雪天，我要写一首抒情诗，我可有好多年没写诗了。



“2017 打工春晚”将面向全社会征集节目

本报讯（记者赵亮）12月1日由公益服务机构北京工友之家与服务业招聘APP店长直聘联合举办的“2017打工春晚”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打工春晚是一台全国性的由基层劳动者自编、自导和自演的公益性春节联欢晚会，立足中国三亿劳动者的打工春晚在广大劳动者群体中好评如潮，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组委会介绍，本次“2017打工春

晚之高手在民间”面向全社会征集节目，征集时间从2016年12月1日到12月31日，各行各业の能工巧匠、手艺人人和才艺高手，符合条件者都可以报名参加，内容能够真实反应当下劳动者的生活，积极向上，表现类型不限。相比往年，总导演许多介绍，这次“打工春晚”是一届“手机上的春晚”，将开创春节期间文艺表演全程网络化的先河。

青岛李沧摘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最高奖项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央新影集团等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简称“亚微节”）的重头戏——“金海棠奖”颁奖典礼在云南省临沧市举行。由中共李沧区委宣传部和青岛

正月文化联合出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影片《你还在我身边》从国内外3258部作品脱颖而出，摘得亚微节最高奖项“金海棠”奖。荣获最佳公益微电影奖，最佳作品奖，优秀编剧奖，优秀原创音乐微电影奖等4大奖项。

这部历时三个多月拍摄完成的微电影，时长18分钟，故事用温暖的视角描绘了一位母亲的伟大。《你还在我身边》以感人的故事、原创的音乐、唯美的画面和专业的表演，表达对和谐社会的美好寄托。

耿佐民绘画摄影作品在辽宁美术馆展出

本报讯 11月19日至23日，耿佐民先生150幅绘画、摄影作品在辽宁美术馆展出。

耿佐民先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沈阳市职工摄影协会副会长，沈阳市开明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摄影作品以名山大川为主要创作题材，绘画作品也是以山水画为主，据了解，因为耿佐民先生曾工作在企业，因此，对

职工非常有感情。从2009年起，已连续7年为沈鼓、沈飞、沈阳黎明、沈阳水务集团、沈阳环卫处、沈阳机床集团等7家大型企业300余位全国、省市劳动模范赠送绘画、摄影作品300余幅。

与耿佐民先生绘画、摄影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以画荷花见长的陈秀庆先生水墨写意画和摄影作品。（顾威）